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讀史堂西征通筆

清·汪景祺著

清代历史资料丛刊

清·汪景祺著

讀史堂西征隨筆

读书堂西征随笔 清汪景祺著

定价四角五分

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福州路四二四号

青浦朱家角彩印厂印刷

一九八四年七月

出 版 说 明

此书不分卷，杂记清初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史事，如年羹尧击败罗卜藏丹金的功绩，康熙年间西北吏治的腐败，青陕地区的民变，熊赐履修《明史》的经过及清初某些官吏的事迹等，也述及一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及异闻。由于书中夹有讥讪清统治者的语句，所以此书当时即在「悖谬狂乱」的罪名下被禁，作者还为此遭到杀身之祸。

作者汪景祺是康熙五十三年举人，雍正年间曾随年羹尧西征。此书即其以西征途中的笔记整理而成。

此书清代无刻本，现据一九三六年故宫博物院铅印本影印。书中某些章节有诬蔑少数民族的内容，为提供资料起见，仍予影印，以供清史研究者批判参考。

上海书店一九八四年七月

悖謬狂亂至哉  
極惜見此之  
晚另以待他日  
外皮生種得  
滿網也

右爲清世宗御題原本



右爲汪景祺原印

讀書堂西征隨筆

余今年五十又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間關歷數千里貧困飢驅自問生平都無是處憶少年豪邁不羈謂悠悠斯世無一可與友者罵坐之灌將軍放狂之禰處士一言不合不難挺刃而鬪其意以爲君輩未嘗讀破萬卷書安敢向我鼓弄唇舌耶所至之地望風聞名往往引避去世人皆欲殺其信然矣五十歲漸知素昔之非降心從人折節下士因稍稍有與我友者然遇事侃侃不少假借如故也自邢州取道晉陽河東入潼關至雍州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咸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毀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義論諄戾則心之所激而成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雍正二年

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



汪景祺西征隨筆一卷

按汪景祺原名曰祺字無已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霽

之次子

朱彝尊曝書亭詩集有汪侍郎携仲子日祺夜過二首秦瀛己未詞科錄引之今刻本已將日祺二字剷除霽

字東川舉鴻博官至戶部侍郎

禮部主事見祺之弟

見祺字無亢康熙五十年進士

康熙五十

三年舉人

見杭州府志

雍正二年遊陝西以書干撫遠大將軍年

羹堯著西征隨筆二卷三年羹堯得罪抄沒浙江巡撫福敏杭

州將軍鄂彌達搜得上之

福敏鄂彌達原奏云臣等公同搜查

無一紙隨將伊家人夾訊據供羹堯於九月十二日將一應書札盡行燒燬等語及問年羹堯供詞無異臣等再加細搜粗

重家伙於亂紙中得抄寫書二本書面標題讀書堂西征隨筆內有自序係汪景祺姓名臣等細觀其中所言甚屬悖逆不勝

驚駭連日密訪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錢塘縣舉人汪日祺臣等一面飭令地方官將屬封鎖看守一面喚

伊近房族弟翰林院編修汪受祺問其去向據稱汪日祺現在京師罐兒胡同居住我欺罔不實說甘與同罪取具親筆

供單在案謹將逆犯汪日祺所撰書二本封固恭呈御覽伏祈立賜嚴拏正法云云批云若非爾等細心搜查幾致逆犯漏

綱其妄撰妖辭二本暫留中摘款發審爾等凡經目觀之人當密之勿得洩露見雍正硃批諭旨

世宗以書中

有譏訕聖祖語責羹堯見知不舉迨廷臣會議上遂定爲羹堯大逆五罪之一旋刑部議景祺罪照大逆不道律擬斬立決十二月辛巳奉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仁皇帝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極刑今大臣等定擬立斬具奏姑從其請著將汪景祺立斬梟示其妻子發遣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期服之親兄弟親姪俱著革職發遣寧古塔其五服以內之族人見任及候選候補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職令伊本籍地方官約束不許出境今於故宮懋勤殿封錮箱中檢得此稿存上卷一册下卷僅功臣不可爲一篇又秦中凱歌十三首上卷首葉世宗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四年冬因查嗣庭之案諭旨中屢連類及之並歷引景祺

說有云進士館選一見豈能定其賢否夫自古以身言書判爲用人之方故必觀其相貌言動以爲選擇若其人舉動輕浮不能應對或年齒過老或新進稚弱豈可令其讀書翰苑此皆顯而可見者又云居官自有資格歷俸自有後先宜循資序俸與之量移今則道官府官非特旨補授即督撫保題白首爲郎十年不調幾於禁錮終身又云翰林者待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又云郎中旣不能升員外何由得轉主事尤爲絕望又有額外之主事引領而待則小京官與外之知縣更爲無望又云開坊不拘資俸詞臣終老玉堂遂使屈膝強顏仰求要人希圖外轉又云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嚙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又云近科以來考官但看四書

文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台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皆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三歎又云以身試之喪其性命亦

足成千古之名凡八條

東華錄載是年十月甲戌諭旨所云查

下原歷引詞庭及景祺衆說皆從刪節今據原旨摘出

五年三月因蔡廷程如絲之案諭

旨又引程如絲貪橫一條俱爲下卷中佚文景祺於當時政治人物輒加譏彈未必全爲實錄自序有云意見偏頗議論諄戾亦可謂自知者矣卒之以言召禍身罹重辟累及宗親君子其知所鑑乎至於游狎諸作更不足論茲彙爲一卷刊之許寶衡識又案景祺嘗僑居平湖縣城得罪後平湖竟有屠城之訛言居民驚擾經知縣楊克慧曉諭始定乃雍正五年正月事見浙江巡撫李衛奏報戊辰四月既望再識

讀書堂西征隨筆

與胡別駕遵王字

朱漢源詩序

步光小傳

附詩

遇紅石村三女記

附詩

記蒲州常生語

揀選舉人

榆林兵備

憶途中所見

上撫遠大將軍書

附詩

西兵之捷

卓子山番人

延安三廳

錢通政條奏

繆禮科條奏

記台吉女自縊事

聞李侍郎擢粵撫

宿遷徐用錫

熊文端明史

張濟祖澤深之獄

高文恪遺事

西安吏治

榆林同知汪元仕

遂寧人品

詹事兩

再來人

談諧之語

狐魅畏節婦

婦人纏足

婦人襪

周鍾項煜之死

女子之禍

燕雲十六州

功臣不可爲

程如絲貪橫

秦中凱歌十三首

與胡別駕遵王字

別後大風初更始至柏鄉即往晤舊令張君張君握手大慟母妻  
兩喪皆不能返故土此地人口尙多每日須啖小米石餘他物稱  
是已僱馱轎四頂車四輛騎騾二十頭先遣其弟姪子女東歸而  
不能起身連夜往見韓六哥韓付之一笑索然而返次日張君未  
來弟晨起獨坐自先公捐館以來宿昔之通門年誼及數十年香  
火之交待我如陌路與張君從無半面而傾蓋如故今見其顛沛  
若此竟不能稍效涓埃汪某血性男子肯與鼠輩爲伍乎未幾張  
君來叩其所需非百金不可急檢旅橐尙存百十金僅留十金以  
百金付張君且曰君速歸寓料理明晨我來郭外送君眷屬東歸  
僕亦北發矣張君方欲致詞弟曰去去無可將意若作一世俗常  
語是以狗彘相待也張君咨嗟而去韓六哥留至署晚飯忽云舊

令眷屬斷斷不能歸去此刻聞定于明晨就道大是異事弟亦不  
答韓六哥問何時起行弟云明晨送張君弟姪去即北轅矣次日  
往送張君弟姪子女呼天痛哭如永訣者然弟亦不知涕淚之何  
從也韓六哥來以十六金相惠弟甫接入手即送與張五兄曰以  
此爲從者盤飧之費其家屬徑去今日可宿隆平弟此刻在趙州  
大石橋用飯大約往欒城縣囊中所存僅十金而已無論不能到  
西安即平定州亦難枵腹而至然自信無餓倒中途之理與張君  
交六年承其解推無算計此一百十六金尙不能報十分之一然  
見其眷屬飄然而去甚以爲快頗有笑我之謬者人情至此夫復  
何言二月初六日午刻趙州大石橋旅次

朱漢源長梧子詩集序

詩學之陵夷也久矣自擊壤而後理學風雅分而爲二信口成吟



其去張打油胡釘鉸也不遠胭脂金粉即爲輕薄之詞詩三百篇  
春女秋士之思皆可置而不錄耶間有涉獵兔園冊子者學無根  
柢言匪性情如官厨宿饌膳脯具陳蠹蕘雜進甚至爨績纂組節  
節俱斷以是而言詩無怪乎二十年來世不復有所謂詩也彼夫  
村童野嫗興之所之往往矢口而成章發聲而中節而操觚家如  
衣敗絮行荊棘中觸處罣碍嗚呼不重可慨哉漢源先生於古今  
之書無所不讀壯歲厭薄功名即棄去諸生業益肆力於詩古文  
辭上自風騷下迄漢魏以至六朝之唐宋元明皆囊括包舉洋洋  
灑灑自成一家之言足跡幾半天下過都歷邑即爲歌詩以紀之  
憑弔興亡論列今昔杜陵之諷諭激切履道之感概流連言之者  
無罪聞之者足戒匪徒以詩自鳴其不平而已也漢源與余有嬾  
行輩爲尊而年復長於余常慨今日無識字人謬引余爲知己漢